学术专论

乾嘉时期写往清廷的三封察哈台文求药信及其反映的文化会通现象

巴哈提·依加汉

[摘要]　本文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三封察合台文求药信(一封由浩罕伯克额尔得尼于乾隆二十八年呈递清廷，两封由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分别于嘉庆七年和十二年呈递清廷)的初步研究。本文首先翻译了三封书信的文本，并对其中的医药、疾病名称等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三封求药信所反映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讨论，指出 18 世纪下半叶至 19 世纪初欧亚大陆中部的政治变迁及民族分合，为诸如哈萨克和浩罕等中亚突厥语族民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得其文化面貌中出现了各种文化因素（包括欧亚草原游牧社会的固有传统、基于伊斯兰教的中亚穆斯林传统、基于藏传佛教的蒙藏传统以及中原汉地的文化传统）相互交融、会通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清代中亚　察合台文　书信　医药知识　文化会通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2）－02－0080－021

在平定准噶尔后，清廷与哈萨克、布鲁特及浩罕等中亚突厥语族政权逐渐建立了亲疏不等的正式关系。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除了不定期地派出使臣赴清廷朝觐请安，向清朝提出各种请求外，还经常派人与清朝地方大员交涉，处理双方之间发生的各种具体事务。这一交往的历史遗产之一便是留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批清代档案文书。在这些档案文书中，有中亚各地用托忒文、察哈台文及波斯文写往清朝的信件。[①] 这些书信不仅涉及中亚各地与清朝之间出现的贸易、政治、移民—逃人等问题，也涉及中亚各族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力斗争以及他们各自之间或纷争或和好的史实，因而为深入研究 18—19 世纪中亚地区历史及其与清朝之间的各种关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此外，清档中的个别信件也涉及寻医求药等方面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相对

[收稿日期]　2021–06–26
[作者简介]　巴哈提·依加汉（1962—　），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北京 100872；bakhyt2017@163.com

① 有关哈萨克各部统治者用托忒文及察合台文向清朝所写书信的讨论见：巴哈提·依加汉：《天马双翼（一）：托忒文在哈萨克与清朝交往过程中的媒介作用》，乌云毕力格主编：《蒙古学问题与争论》第 15 期，国际蒙古文化研究协会，2019 年，第 51–69 页；巴哈提·依加汉：《天马双翼（2）：察合台文在哈萨克与清朝交往过程中的媒介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19 年第 2 辑（总第 1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21 页，尤其是第 12 页注 2。

来说稍显琐碎，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欧亚大陆上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以及当时相关地区的疾病和医疗状况。2006 年，本文作者曾释读过一封乾隆三十九年（1774）初哈萨克汗阿布赉派人送交清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托忒文求药信。① 此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档过程中又注意到几份类似的文书，其中有三封用察哈台文书写的信件。本文拟在释读这三份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乾隆二十八年浩罕伯克额尔得尼求药信

在公布于中国第一历史馆信息管理平台上的《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中，有具奏时间为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日、档案号为 03-0180-2020-003 的一组文档，其中的一件是浩罕伯克额尔得尼写往清朝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求药信。在同组文档中，还有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的相关奏折，其末尾附有译成满文的一组医药名。除此之外，在该信息管理平台上还有清军机处的一份档案号为 03-0180-2020-004 的相关奏片。

由永贵奏折可知，浩罕伯克额尔得尼的这封求药信乃是在当年早些时候因清属布鲁特与浩罕之间出现的一桩土地纠纷案而赴浩罕的清使托木齐在回返喀什噶尔时带来的。收到该求药信后，永贵即刻令人译出。永贵从译文中知悉："所求药物中，有六种是内地药物，八种是回地药物，皆为治疗病、疮时服用或黏贴之药。"② 外藩求药原本即是一项令驻回疆清朝官员注意的新鲜事，况且，永贵还把浩罕统治者向其求药一事与二者的相互信任挂上了钩。永贵认为："因其互不信任之故，外藩之人对眼生之物一般不敢以口试之；而今额尔得尼特意求药于臣，此乃是其在表明对额真（皇上）之诚心，欲使臣等愈发打消疑虑。若不依其所求给予此等药物，彼则会心生猜忌。"③ 因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衙门所存药物有限，而且那里的人对药单中的药物不尽熟悉，永贵便把浩罕伯克额尔得尼的这封求药信转往朝廷，请求朝廷办理该求药信中所言"内地药物"。而在稍后军机处大学士傅恒写的相关奏片中则提到："赏予额尔得尼之药，已据大臣所书之数用汉字缮写恭呈御览。皇上览毕钦定后即发往回子之地照数办理。祈请译出回文药方赏发之。"军机处亦于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奉乾隆帝旨："知道了。"④ 故清廷当时已依据永贵的满文奏折将此求药信中所求药名译成汉文。⑤ 可惜这一基于满文本的汉译不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信息平台上所公布的上述文档群里，因而未得寓目。

由满文档案史料来看，清廷对浩罕的请求予以积极的回应；而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在其奏折中提出上述相关建议的同时，也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域内搜集了浩罕求药信中提到的一些属于回疆本地的药物。在朝廷所赏药物运抵喀什后，永贵命手下将其与当地所搜集药物及使用说明一并装箱，交与浩罕使臣巴巴西克带回（见下文"文本中的有关药物及疾病名"小节），并就相关情况"札付"额尔得尼。

以上便是与乾隆二十八年浩罕伯克额尔得尼求药信相关的历史梗概。那么，浩罕伯克的原

---

① 巴哈提·依加汉：《有关哈萨克历史的中国史料（第 3 卷）：清朝档案文献》，阿拉木图："Дайк–Пресс"出版社，2006 年，第 121–125 页（*Еженханұлы Б*. (құрастырған, аударған және түсіндірмелерін жазған), *Қазақ тарихы туралы қытай деректемелері. Том III. Цин патшалық дәуірінің мұрағат құжаттары*. 121–125–бб.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басрасы, 2006）。以下引用该书，只以汉文标注作者、书名和页码等信息。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奏，中国第一历史馆藏（下同），档案号：03-0180-2020-003。此处所引满文原文为："gaire okto i dorgi baingge ninggun hacin. hūise baingge jakūn hacin. gemu nimeku yoo be dasare de baitalara omire latubure okto"。永贵的满文译文有不准确之处（见下文"文本中的有关药物及疾病名"小节）。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奏，档案号：03-0180-2020-003。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傅恒奏（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朱批），档案号：03-0180-2020-004。

⑤ 需要指出的是，永贵奏折中的满文译文中已出现了讹误、缺漏之处。见下文讨论。

信内容如何呢？以下是我们对该求药信所作的转写、翻译及注释。在释读中，我们把涉及药物和医疗词语的考释放入了正文当中，其余注解采取了页下注的形式。

察哈台文信 ①

يرلق قان دارو

ازرلَر دارو بارلار

آبدان آق تنزويا　قزيل تنزويا　يشيل تنزويا　قرا تنزويا　آبدان كويا

قرا پرپا　ُبغاش　آق پرپا　آبدان كُز داروپسى　و(؟)ج(؟)ُق د(ار)و(پس)ى　آق جوب چنى

ممران چنى　(؟) ليله　قارنى يازوق　نيلُ فر　يل داروپسى　ششق داروپسى

وو يكر عر قيپس خوب دارولاردين تاب تُروب يبارپسونلار البته البتر بو الر بته باپداليك

قيلپسونلار

罗马字转写 ②

1.yarliq qān dārū

2.a(sic.<ā)zarlar dāru barlar (sic. < berilär)

3.ābdan āq tinzū yā qïzïl tinzū yā išil tinzū yā qara tinzū yā abdan goya

4.qara parpā ubġaš āq parpā ābdan köz dārūsï (u)čuq da(r)si āq čöb čini

5.mamirān čini (?) līle (sic. < lāle) qarïnnï yazuq nīlufir yel dārūsï šašaq dārūsï

6.wä egär ʿär qïsi ẖob dārūlardin tabturub ibärsunlar älbät(t)ä alibtir bu älrbät(t)ä (sic < älbät(t)ä) bastalik

7.qilisunlar

译文

恭请大汗颁旨给予吾等如下药物：③

好的白锭子药；红锭子药；绿锭子药；黑锭子药；好的膏药；黑顺片；ubġaš（？）；白附片；好的眼药；治疱疹之药；土茯苓；黄连；郁金香籽（？）；治疗腹部所需荷花；专治湿气之药；治天花之药。

此外，如能找到并捎来其他各种好药，我亦欣然接受矣。只是请先期办理此 [处所示诸药]。

信中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

上文述及，这封求药信在抵达清朝后，先译成满文，继而在满文基础上译出过某种汉文本。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后来形成的满文药单。在收到朝廷发来的“内地药物”及其使用说明后，永贵命手下将其与喀什噶尔本地所搜集“回地药物”及其使用说明合在一起装箱交与浩罕使臣巴巴西克带回，并在其写给浩罕首领额尔得尼的“札付”中列出了最后发往浩罕的这批药物的名称。

在讨论信中所提药物及疾病名之前，有必要先提到与此信息相关的两件满文文献，因为它们反映了清朝官员对该求药信内容的认知以及相关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情形。

永贵写于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日奏折中所附求药信满文译文中的药单（以下简称《满文药单 1》）内容如下：

---

① 此为本人的手抄件。由于中国第一历史馆的有关规定，本人未得复制该文档，只是于 2018 年 6 月底手抄了该信内容。

② 本文采用的察合台文转写体系见 J. Eckmann, *Chagatay Manual*, Indiana University, 1966, pp. 25–27.

③ 此信开头前两行有讹写且语义含混之处：首先，第二行开头的 ازرلَر 疑为 آزرلار(即表示“疾病”的波斯语词 āzar 加上察合台文复数后缀 –lar)。其次，第二行末尾的 بارلار 字面上看似为察合台文“拥有者”之意，但有可疑之处，因为，如果按这一字面含义翻译前两句，则得“有关药物的汗令：致拥有治疗药物者”之句，也就是说，这里似有浩罕统治者在该信起首谕令收信者交来药物之嫌，但以下事实有悖于这一语义：第一，浩罕统治者此处乃是在请求帮助，不可能在信中使用命令的口气；第二，浩罕统治者并无汗号，其官称乃为“伯克”。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此处的 qān (即“汗”之称号的波斯语形式) 所指应为清朝乾隆帝，而 بارلار 应是察合台文 برله ر (此即用敬称的语气提出“请给予”的请求)。

（转写）sain šanyan dingdz’i. fulgiyan dingdz’i. niowanggiyan dingdz’i. sahaliyan dingdz’i. sain g’ao yoo sain yasai okto. / sahaliyan pirpi (perpi?). šayan pirpi. urehe lailiye. ilupir. yeldurji. ušuk duris. / cob cini. mamiran cini. ere tulgiyen geli encu hacinggai sain okto bici. suwaliyame baifi unggici ojoreo. ume onggoro de isibure.

（译文）好的白锭子药、红锭子药、绿锭子药、黑锭子药；好的膏药；好的眼药；黑顺片；白附片；uruhe lailiye；荷花；治湿气之药；治疱疹之药；土茯苓；黄连。除此之外若有其他各种好药，亦可一道找到并捎来耶。勿忘。[①]

而在最后发往额尔得尼的“札付”中所附的药单（以下简称《满文药单 2》）里则写道：

（转写）amba ejen i šangnaha dorgi ba i okto. / hacinggai dingdzi okto emu hithen, / ping an wan emu tanggū muhaliyan. / ži ma ping an san emu malu duin yan. / yasai okto ilan malu. malu tome juwe yan. / hacinggai g’ao yoo ilan tanggū afaha. // uheri sunja hacin. dasargan juwan juwe afaha. / erebe emu hithen de tebufi / akdulame sirilehebi (?). hūise baci tucire okto. / sahaliyan pirpi sunja yan. / šayan pirpi sunja yan. // nilupir sunja yan. / urehe aliliyan sunja yan. / cub cini sunja yan. / mamiran cini sunja yan. / uheri ninggun hacin. / erebe emu hithen de // akdulame sirilehebi.. //

（译文）大额真所赏内地药物：诸色锭子药一抬箱；平安丸一百丸；芝麻平安散一瓶（四两）；眼药三瓶（每瓶二两）；各种膏药一百贴。共计五种药物，并药方十二页，皆装入一箱封好。回子之地所出药物：黑顺片五两；白顺片五两；荷花五两；熟 aliliyen 五两；土茯苓五两；黄连五两。共计六种，皆装入一箱封好。[②]

将上列两种用满文书写的药单和察合台文原信的内容对照后可以看出，以浩罕伯克额尔得尼的名义写来的求药信在被译为满文时已有文本方面的变化。如果把“治疗某某病的药”之类的词语也加上的话，察合台文原信中总共提到 16 种药物的名称；但在永贵奏折中所附满文药单中（《满文药单 1》中）则称浩罕伯克所求药包括“内地药物 6 种”及“回地药物 8 种”，也就是说，该求药信被译成满文时，原 16 种药中少了 2 种。这应是当初译者不识此 2 项药名所致。后来永贵将药物装箱发往浩罕时，所发药物的名目（《满文药单 2》）又有所变化。在这里，“回地药物”并不是 8 种，而是 6 种。清廷所发“内地药物”似乎也由 6 种变成了 5 种。不过，这与清廷对药物的分类有关。在察合台文原信及《满文药单 1》中都是把锭子药列为四种（即白、红、绿、黑四种颜色的锭子药）的，而在《满文药单 2》中，这四种锭子药被合并归入“诸色锭子药”的统称中；而且，在“诸色锭子药”和膏药、眼药外，清廷所赏药物又多出了平安丸和芝麻平安散两种。

在对照这两件满文药单并结合时代相近的其他察合台文医学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浩罕伯克额尔得尼察合台文求药信所提及医药内容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在此，布哈拉汗国统治者苏卜罕胡里汗（Subḥān Qulï, 1681—1702 年在位）所写医书的英文注释本[③]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基本的参照。不过，现有的察合台文历史文献并不能为我们讨论上述求药信及两种满文药单提供可据以进行共时性讨论的充分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在考释中参照当代突厥语族民众保留的传统医疗知识；而有关维吾尔传统医学方面的著作（如 2006 年出版的《维吾尔医生药学》[④]）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奏，档案号：03-0180-2020-003。

②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等奏浩罕使臣巴巴西克等带回赏赐药品折（附札付药单 2 件）》，乾隆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64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42 页。

③ L. Karoly, *A Turkic Medical Treatise from Islamic Central Asia: A Critical Edition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Chagatay Work by Subḥān Qulï Khan*, Brill, 2014. 以下简称“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

④ 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年。

则为我们理清某些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下是我结合上述文献对浩罕伯克额尔得尼求药信中出现的察合台文药物及疾病名所做的考释：

1. آق تنزويا（āq tinzū yā）：在《满文药单 1》中作 šanyan dingdz’i，即“白锭子药”。由此满文形式可知，察合台文该词语的后半部分（tinzū yā）乃是汉语“锭子药”，而“āq”（< aq）则恰好意为“白”。关于锭子药传入中亚的讨论，见本文第 4 节“从三封求药信中的药名看欧亚大陆文化会通的现象”。

2. قزيل تنزويا（qïzïl tinzū yā）：在《满文药单 1》中作“fulgiyan dingdz’i”，即“红锭子药”。察合台文中的“qïzïl”之意亦为“红色”。参见本文第 4 节。

3. يشيل تنزويا（yešil tinzū yā）：在《满文药单 1》中作“niowanggiyan dingdz’i”，即“绿锭子药”。察合台文中的“yešil”之意亦为“绿色”。参见本文第 4 节。

4. قرا تنزويا（qara tinzū yā）：在《满文药单 1》中作“sahaliyan dingdz’i”，即“黑锭子药”。察合台文中的“qara”之意亦为“黑色”。参见本文第 4 节。

由《满文药单 2》可知，清廷后来将“诸色锭子药一抬箱”赏予浩罕额尔得尼伯克。

5. كويا（goya）：在《满文药单 1》中作“g’ao yoo”，即“膏药”之意。由此可知，察合台文此处的كويا实为汉语“膏药”的音译。而从《满文药单 2》可知，清廷后来赏赐浩罕额尔得尼伯克的膏药有数种。

6. قرا پرپا（qara parpā）：在《满文药单 1》中，该词语的后半部分写作“pirpi”。也就是说，该词由察哈台文转写为满文时就已发生变异。维吾尔传统医学中该词指“飞燕草”（拉丁语学名为 Radix Consolidate），被认为对瘫痪、痴呆、颤栗、全身发软、腋腺肿大、鼠疮、咽炎、扁桃体发炎、伤风感冒、昏迷、痉挛等病症有疗效，也被用之于治疗麻风病、白斑病等；对预防和治疗瘟疫有帮助。[①] 由《满文药单 2》可知，清廷后来的赏赐品中有“黑顺片”，当即用飞燕草加工而成的中药。中医认为黑顺片可以用来治疗阴盛格阳、大汗亡阳、吐利厥逆、心腹冷痛、脾泄冷、脚气水肿、小儿慢惊、风寒湿痹、踒躄拘挛、阳萎、宫冷阴、疽疮漏及一切沉寒痼冷之疾。

7. ئبغاش（ubġaš?）：所指不明。在《满文药单 1》和《满文药单 2》中亦无相应的文字（可知彼时译人未能识别此为何物）。

8. آق پرپا（āq parpā）：参见上文药名 6 中的释语。维吾尔传统医学中该词指“附子”（拉丁语学名为 RadixAconitium Lateralis Preparata），被认为对性欲不振、手脚肿胀、瘦弱、厌食、心脑肝等器官的衰弱、全身发软及小儿痉挛等病症有疗效。[②] 由《满文药单2》可知，清廷后来的赏赐品中有“白顺片”，当即用“附子”加工而成的中药。中医认为白顺片属大温热之药，有回阳救逆、温肾助阳、祛寒止痛的功效，用于肾阳不足、畏寒肢冷、风寒湿痹等症。

9. كُز داروپسى（köz dārūsï）：在《满文药单 1》中作“yasai okto”，此处察合台文及满文均径指“眼药”无疑。由《满文药单 2》可知，清廷后来的赏赐品中有此药，且是瓶装，想必此眼药为滴剂。

10. ی（پس）و（ار）د قُ（؟）ج（؟）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信息平台上发布的该信胶片中，此处文字漫漶不清。不过，在《满文药单 1》中出现的“ušuk duris”一语，应即此词的满文音写。不过，满文翻译者在此似未搞清该词含义，并在转写该复合词后面部分时出现错误，把察哈台文表示“治疗 .... 之药”的“داروسى”(“dārūsï”) 一词写成“duris”。突厥语中有表示“疱

① 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下册，第 432–435 页。

② 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下册，第 414–415 页。

疹”的“učuq / ušuq ”一词。因此，此处察合台文实指“治疱疹之药”。

11. آق جوب چنی (āq čöb čini) ： 在《满文药单 1》该药名拟写作“cob cini”。察合台原文中该词语的后半部即“چینی”（“cini”）源自波斯文，原意有二：1，“瓷器”（突厥语意同）；2，“土茯苓”。① 而在我们讨论的文档此处，“چینی”一词之前又加上了突厥语表示色彩的“آق”（<aq,“白”）和表示物质属性的“جوب”（< čöb / čöp,“草”），由此似可推断：在我们讨论的文档中该词是指“土茯苓”（拉丁语学名：Smilacis Glabrae Rhizoma）的。中医药学中，土茯苓被认为具有解毒、除湿、通利关节的作用，常被用于治疗湿热淋浊、带下、痈肿、瘰疬、疥癣、梅毒及汞中毒所致的肢体拘挛、筋骨疼痛。

12. ممران چنی (mamirān čini)：有关该词语后半部的讨论见上。在《满文药单 1》中，该词用满文音写为“mamiran cini”。察哈台文信中的“ممران چنی” 当来自波斯文ماميران چينى (māmīrān-i čīnī)。在波斯文中“ماميران چينى”单指“白屈菜”②，“چینی”单指“土茯苓”（见上第 11 项)。不过，在突厥语中，二者合成的该词应指“黄连”(例如，现代维吾尔文中“黄连”即写作“مامرانچىنى”③)。该药名在苏卜罕胡里医书中也有记载，④ 例如，其中有这样的记述：

اكر كوزكا آق توشسه ماران چنى و كافور نى آليب يانچيب ايلاب كوزكا تارتسالار يحشى بولغاى

（转写）Agar közgä āq tüššä māmīrān-i čīnī wa kāfūr alīb yančīb äyläb közgä tartsalar yaẖšī bolġay

（译文）出现角膜白斑时，将黄连和樟脑碾碎后敷眼的话，病会好的。⑤

是知，该药可用于治疗眼病。

13. ليله (؟) ((?) lāle):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信息平台上发布的胶片中，该药名前一部分漫漶不清。《满文药单 1》中的相应文字拟写作“urehe lailiye”, 此译文中的前一部分即“urehe”乍看似为满文的“熟”一词，但我们怀疑它实则与突厥语表示“种子”或“花籽”的“uruġ”有关；而由此满文拟写的后半部分亦即“lailiye”可推知：察合台文该药名的前一部分当即表示“郁金香”的波斯－突厥语词“lāle”或“lāla / lälä”。也就是说，察合台文此处药名应是带有波斯语属格形式的合成词“وروغِ لاله”(uruġ-i lāle)。苏卜罕胡里《医书》中亦有关于郁金香的记述，不过，该书在说到郁金香的入药部分时，只提到了花瓣和花蕊，⑥ 并未涉及郁金香的种子或花籽。

14. نيلُ فر (nīlufar) (sic.< nīlūfār): 在《满文药单 1》中，该词用满文讹写为“ilupir”。此乃波斯－突厥语中的“荷花”无疑。现代维吾尔文中写作“نىلۇپەر”。传统维吾尔医学中荷花是用来治疗湿寒病的。⑦ 该药名在苏卜罕胡里医书中也有记载，⑧ 例如，在说到眼病的治疗时，书中提到：

اكر كوزقرانغو بولسه يا ناخنه زرنح سرخ و نيلوفر و كفک دريا و تباشروكافورباچه قوشوب انچه
انچه يانجغاى كم سرمه ديک بولسه كوزكه تارتسه نفع ايتكاى

（转写）agar köz qaranġu bolsa yā nāẖuna zirnīẖ-i surẖ wa nīlūfar wa kafk-i daryā wa tabāšir wa kāfūr barča qošub anča yančġay kim surma dek bolsa közgä tartsa nafʿ etkäy.

---

①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波斯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807 页。

② 《波斯语汉语词典》，第 2074 页。

③ 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上册，第 495 页。

④ 见“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281 页索引 mamirān čini 条，英译者释其义为：“P ‘bitter coptis root, *Coptis teeta*’”（此处译文释语前的“P”意指该词词源为波斯语）。

⑤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22r 页第 11–13 行；转写见该书第 68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45 页。

⑥ 见“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280 页索引 lāla 条，英译者释其义为：“P ‘tulip, Tulipa’”。

⑦ 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上册，第 510 页。

⑧ 见“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289 页索引 nīlūfār 条，英译者称其为波斯语词并释作：“P ‘water lily, *Nymphea*’”。

（译文）若眼睛模糊或出现白内障，取雄黄、荷花、海泡石、白垩、樟脑，将其全部混合并碾碎成眼影粉之状，然后敷于眼中的话，会非常有益。[①]

15. يل داروپسی (yel dārūsi): 在《满文药单 1》中，该药名写作“yeldurji”。其实，察哈台文中该词“يىل داروسى”（“yel dārūsï”）写法是清楚无误的，但被转写为满文时出现了讹误，或者说，满文翻译者未能搞清其含义，直接把该药名做了音译转写，但转写时又出现错误，写成了“yeldurji”。察合台文“yel dārūsi”字面意思为“气之药”。而与所谓“yel”概念有关的医疗知识在苏卜罕胡里医书中也有不少记述。[②] 例如，其中有这样的记述：

(كوب يكانلاردين) بدن ضيف بولوب قورساقينه ييل بيدا بولغاى

（转写）(Köp yeganlärdin) badan żaʿīf bolub qursaqïna yel paydā bolġay.

（译文）多食或可引起体弱，使人腹生湿气。[③]

突厥语中原意为“气，风”的يل（yel）一词可以用来表示腹胀、肠胃气胀、风湿、痉挛等病症。

16. داروپسی ششق (šašaq dārūsï): 该药名未见于《满文药单 1》和《满文药单 2》中。疑此ششق (šašaq) 与突厥－蒙古语表示“天花”的词有关。“天花”在苏卜罕胡里医书中写作 čečäk。[④] 根据贝柳 19 世纪下半叶在新疆南部收集到的资料，当时的叶儿羌人（即回疆的定居民）、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即清朝文献中的厄鲁特人——引者注）都把天花称作“chichak”。[⑤] 贝柳的这一写法自然是不符合突厥语及蒙古语元音和谐律的，该词的正确读音应是 čečäk；就我们所讨论的浩罕求药信中的“ششق”来说，该词的前两个辅音字母并非塞擦音“č”；而如果该词的确与“čečäk”有涉的话，其末尾的辅音字母也应根据突厥语腭音和谐律而写作“ك”。这给我们的释读带来了困难。不过，我们从上面的一些内容可以看到，该信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书写上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我们推测信中该处或亦产生了讹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指出这一点：在现代哈萨克语中，塞擦音“č”总是变为“š”音的，例如，其他突厥语中的“čečäk”在哈萨克语中是读作“šešek”的。基于此，我们怀疑所讨论的浩罕求药信中的“ششق”乃与突厥－蒙古语表示“天花”的概念有关。但浩罕突厥语中是否曾有过塞擦音“č”变为“š”音的历史现象，却是需要究明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此只能存疑。

二、嘉庆七年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求药信

嘉庆七年（1802）十一月初，哈萨克中玉兹汗瓦里苏勒坦遣其子伯格里苏勒坦携礼品马和两封察合台文信件来到伊犁，请求赴清廷朝觐。两封信分别是以瓦里苏勒坦和其弟阿帕斯苏勒坦之名写给嘉庆帝的“呈文”。[⑥] 伊犁将军松筠将此事具奏后，嘉庆帝考虑到该哈萨克人等均为生身，便下旨让这些人于来年四月自伊犁动身前来。稍后，又有其他几位哈萨克台吉也遣其子

---

①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22r 页第 3–5 行，转写见该书第 67–68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44 页。

② 见“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341 页索引 yel 条，英文释义：“T ‘wind; tympanites, flatulence; rheumatism; rheumatic; cramp; disease’”（此处译文释语前的“T”意指该词词源为突厥语）。

③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9r 页第 9–10 行，转写见该书第 53–54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28 页。

④ 见“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245 页索引 čečäk 条，英文释义：“T ‘flower; small–pox’”。

⑤ Sir Thomas Douglas Forsyth,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under Command of Sir T.D. Forsyth, K.C.S.I., C.B., Bengal Civil Service, Wit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ossessions of the Ameer of Yarkund*. NII “Digital Silk Road” / Toyo Bunko. doi: 10.20676/00000196, Printed at the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1875, p. 537..

⑥ 松筠于嘉庆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具奏的折子中称“附奏书呈文 6 件”，其中两件即为该两份“呈文”的满文译文。《伊犁将军松筠奏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遣子恭请朝觐折（附奏书呈文 6 件）》，嘉庆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4 册，第 116–118 页。

弟到伊犁要求朝觐。来年四月初，伊犁将军松筠把这些哈萨克使臣遣往北京。①

我们要讨论的便是伯格里苏勒坦携至伊犁的两封察合台文信件之一。② 需要说明的是，在与伯格里等人交谈后，松筠又把该哈萨克使臣带来的口信用满文做了记录，③ 并把这四份后补的满文“呈文”也连同两封察合台文信呈送朝廷。而在松筠于同一天呈递的另一份满文奏片中写道：

> 臣松筠再奏：瓦里苏勒坦呈文中，尚有祈求臣赏予其各种药物之文字。观其所写药名可知，此等药物伊犁之地尚能办理齐全。此间得相宜之时后，臣当使人获取之矣。为此谨奏。④

也就是说，在收到该求药信时，松筠先是答应在所辖地区收集所求药物，然后赏予哈萨克汗的。不过，这一诺言似乎并未得到履行。从嘉庆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松筠呈递的一份奏折中可知，瓦里苏勒坦之子伯格里苏勒坦等人于当年十一月十九日返回伊犁，并于二十四日由伊犁启程返回游牧。在送返前，松筠照例对伯格里苏勒坦等人做了回赏并为其提供了返程所需口粮羊和茶叶等。但在松筠的奏折中只字未提赏药一事。⑤

不过，相比于此次哈萨克人求药的行为是否有结果这一问题来说，该察合台文求药信中所包含的内容本身更引起我的兴趣。以下是我对嘉庆七年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所写察合台文求药信的转写、翻译以及就相关词语所作的注释。

罗马字转写

1.Uluġ āġẓam šaḫān šāhi maʿẓam Ezān⑥ boġda ḫanġa.

2.Biz ki qazaq ḫani Vāli sulṭāndin bi ḫadd (sic. < ḥadd) bi nahāya[t] isänligiŋizni tiläb ḫaṭ kötärdük.

3.Siz, uluġ Ejan boġda ḫanniŋ taḫt baḫtïŋïznï qutluqlar üčün uġlum Bekʿāli

4.sulṭānnï ibärdüm. Ejan boġda ḫannïŋ yarlïġï bïltur kelsün digän, vaqtïŋïzdïn qalġanïmïz,

5.ānamïz ḫānum dū(sic. < u)nyādïn safar qïldï, vä yänä uġlum Ḫamza sulṭān dunyā safarin qïldï, šularnïŋ

6.taʿziyyatïnïŋ sababïdïn munča zamānġa kečügüb qalduq. Vä yänä uluġ Ejan boġda ḫan yarlïġï

7.berüb, uġlumʿAbās sulṭānġa guŋ dārajasïn ḫayran qïlġanuŋïzġa toqïz martabe mur

8.kudum. Vä yänä uġlum ʿAbās sulṭān isänligimizni bïldurur üčün Toqanay sulṭānnï

9.taḫt baḫtïŋïzni qutluqlarġa isänligimizni tiläb ḫāṭ kötärdük. Siz, uluġ jaŋjunġa

10.köbdin köb rižamïn, bizniŋ ʿaržlarimïznï uluġ Ejan boġda ḫanġa ḫaṭ kötärüb

11.bildürgänüŋïzgä yeti martabe murkudum, ibärdüm, Bekʿāli sulṭānnï, vä ham Ṭayčiq bahaturnï, Qaŋġaynï, vä yänä

12.Qutluqnï, Darvīšʿāli, Baybolaṭ, Boranbay. Inanmaq üčün män Vali ḫan kondā lemm bilan mohrïmnï buŋa [gu]valïq

13.baṣdïm. Bizniŋ yürtimizdä dārū bolmaydï, ḫayrān qïlsaŋïz idï, har turlï dārūdin: ič aġïrïqï üčün,

---

① 除了《伊犁将军松筠奏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遣子恭请朝觐折（附奏书呈文 6 件）》之外，该事件的记载可见：《伊犁将军松筠奏哈萨克公遣子朝觐折（附奏书 1 件）》，嘉庆八年三月十三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4 册，第 305–308 页；《伊犁将军松筠奏哈萨克公索克遣子弟纳尔博托等入觐折》，嘉庆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4 册，第 328–331 页；《伊犁将军松筠奏遵旨晓谕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入觐日期折》，嘉庆八年四月初六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4 册，第 334–336 页。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3650–036。

③ 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两件完全是以奏折的格式写成的。《伊犁将军松筠奏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遣子恭请朝觐折（附奏书呈文 6 件）》，嘉庆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4 册，第 118–119 页。

④ 《伊犁将军松筠奏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请求赏药片》，嘉庆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4 册，第 120 页。

⑤ 《伊犁将军松筠奏入觐返回之哈萨克汗之子伯格里苏勒坦等谢恩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5 册，第 220–221 页。

⑥ 有关“额真”（即清朝皇帝）一词在信中有不同的写法：除了此处的 Ezān 外，还有 Ejan 的形式（见下第 3 行）。

14.qurut (sic. < qurt) aġïrïqï, ārālā, yūrālā, zatï, qara kügä, āq zandin, qïzïl zandin, zaʿfarān, közgä aq

15.tüškängä, köz qïzarġanġa, yeti türli tinzi, filniŋ terisi, bala tuġarda bäkügängä dārū,

16.qolġa nä maraz (?) betkä, qulaq bitkängä, burun qurt yegängä, burun qïnab toqtamasï,

17.quvuq tutulġan dārūsï

(印文 : Abūlay ẖan bin bahadur Vali sulṭān)

译文

致伟大的王中之王，崇高的额真博格达汗：

我，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恭祝您万寿无疆 ![1]

为恭贺您升坐皇位之喜事，特遣去吾子伯格里苏勒坦。额占博格达汗去年即谕令我等前去，但我等未得成行，乃是因吾等之慈母大人[2]以及吾子哈姆扎先后逝世；为办理丧事，致使我等耽搁许久，如今方得前来矣。

大额真汗颁旨敕授吾子阿帕斯[3]以公衔，我为此行九跪之礼矣。为请圣安，吾子阿帕斯遣去托克托[4]苏勒坦。为恭贺大额真升坐皇位之喜事并请圣安，我特呈此信矣。

因将军具奏报闻吾之所求于大额真博格达汗之事，我甚为感激，并为此向将军行七跪之礼矣。[5]

谨遣去伯格里苏勒坦，以及泰奇克巴图尔、康盖、库图鲁克、迭尔维希 – 阿里、拜博拉特及伯兰拜等人。为证明此信真实，瓦里汗吾谨盖印戳于信上矣。

吾处[6]鲜有药物。故恭请施恩赏予如下各种药物：

治腹痛药；治肺痨之药；诃子；栀子；肉豆蔻；荆三棱；檀香；紫檀；西红花；治角膜白斑之药；治红眼病之药；七种锭子药；象皮；产前固胎药；治疗手上或脸上所出的任何脓疮的药物；治耳聋药；治酒糟鼻之药；治鼻子流血不止之药；治小便不畅之药。

（瓦里苏勒坦印）

信中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

若把“用于治疗……病之药”之类的词语也加上的话，该信中有 19 个词语涉及药物和疾病。下文拟就这些词语略作注释。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词语中有蒙 – 藏医疗术语，在讨论这些词语时，我们主要参照了 19 世纪蒙古药物学家占布拉道尔吉所著《蒙药正典》的汉译本。[7]

1. ايچ اغرقى اوچون (ič aġïrïqï üčün)：字面意思为“治疗腹痛所需”。未指明所需药物的名称。

2. قوروت آغرقى (qurut (sic. < qurt) aġïrïqï): 该词的前一部分即突厥语表示“虫”的词。该词亦见于苏卜罕胡里医书中，[8] 该书提到了与 qurt 一词组合构成的疾病名“qurt tüš”，即“(身体某部

① 此处所用的是波斯文短语，字面意思为“无边界、无期限的健康”。

② 察哈台原文中此处作“آنامز خانم”(“anamïz ẖanum”)，前一部分即“آنامز”，意为“我们的母亲”，而“خانم”意为“夫人，贵妇”。

③ 此名察合台文中写作 عباس(‘Abās)。汉译名见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 12《哈萨克世次表》,《续修四库全书》第 73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66 页。

④ 察合台原文此处人名作 Toqanay (见上“罗马字转写”第 8 行)，但此似为讹误，因为我们看到：1. 在该信的满文翻译中，阿帕斯所遣使臣之名写作 Toqta；2. 在另一封信中该人名写作 Toqṭa (见下嘉庆十二年瓦里苏勒坦所呈察合台文求药信第 5 行)；3. 在《钦定新疆识略》里，该使臣名被写作“托克托”(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 12《哈萨克世次表》,《续修四库全书》第 732 册，第 767 页)。

⑤ 尽管该信开头有“致伟大的王中之王，崇高的额真博格达汗”之句，但从此处句子可知，此信亦可视作是写给伊犁将军的。

⑥ 察合台原文中作“jurt”，即“游牧扎营之地”。此处概指哈萨克游牧民所据之地。

⑦ 该书原文为藏文，曾被译为俄文及英文。20 世纪 80 年代末该书被译为蒙古文出版，后又译出了汉文本。我们所参照的是其汉文译本。见柳白乙拉主编：《蒙药正典》，民族出版社，2006 年 (尽管此书为历史文献，但其汉译本署名中未见原作者之名，只是在“编辑说明”之后有一段题为《占布拉道尔吉及其〈蒙药正典〉》的文字)。

⑧ 见“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307 页索引 qurt 条，英译者称其为波斯语词并释作：“T ‘paracite; worm’”。

位）产生了寄生虫”[1]。此外，在哈萨克族人的传统概念中有表示“肺痨，结核病”之意的“qurt avïruvï”(“құрт ауыруы”)一词。我们认为后一种概念与我们此处讨论的疾病名一致（aġïrïq 和 avïruv 原为一词，它们的不同只是反映了突厥语葛逻禄语支和钦察语支的语音区别）。

3. آرالا（ārālā）：此当来自“诃子”（拉丁语学名为 Terminaia chebulia Retz）一词的蒙古语或藏语形式。根据《蒙药正典》，蒙古语的 arura(即诃子)“藏语称阿如拉”，并称诃子有五或七种之分，“其效能增肌滋补，生热消食，调和功效”。[2]“诃子”（arura）药名在乾隆三十九年阿布赉汗所写托忒文求药信中的药单里也出现过。[3]

4. يورالا（yūrālā）：此当来自“栀子”（拉丁语学名为 C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一词的蒙古语或藏语形式。根据《蒙药正典》，蒙古语的 ǰürüra“在藏语中称珠如拉”，可用来医治血病、尿频症等。[4] 显然，蒙语词首的 ǰ- 在此察合台文信中被“葛逻禄突厥语化”而成 y- 音。乾隆三十九年阿布赉汗所写托忒文求药信中的药单里出现过该词。[5]

5. زاتى (zatï): 即“肉豆蔻”（拉丁语学名为 Myristica fragrans Houtt）。该药名在乾隆三十九年阿布赉汗所写托忒文求药信中的药单里也出现过，[6] 也见于瓦里苏勒坦写于嘉庆十二年的求药信中（见下）。《蒙药正典》把该词写作 zadi, 并称“梵语称砸底、咂底帕拉”，指出其功效为“祛心病”。[7] 是知，出现于几种哈萨克人所写托忒文及察合台文书信中的该词源自梵文。

6. قراكوكى (qara kügä):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كۆگە（“kögä”）与“پېيزەك”（“peyzäk”）同，指“荆三棱”（拉丁语学名为 Scirpus yagara Ohwi ）；[8] 荆三棱亦别称“三棱草”“黑三棱”。察合台文此处的“qara kögä”应是“黑三棱”的译名。传统维吾尔医学认为该药有加强肠道蠕动，祛瘀化血，增加白血球细胞，消炎等作用。[9]

7. آق زاندين (āq zandin): 此药名的第二部分亦即زاندين (zandin) 在其他几封哈萨克人的求药信中是写作“zandan”的，[10] 此为“檀香”一词的藏－蒙语形式，其阿拉伯语形式为صندل（ṣandal）。本文所讨论的瓦里苏勒坦的两封信中，檀香是分为白、红（应指紫红）两种的，但在乾隆三十九年阿布赉汗所写托忒文求药信中檀香则以其颜色被分为黑（hara）、白（cagaan）、淡青（höhü cagaan）及紫（ulaan）四种。[11] 无独有偶，在我们做参照的两种主要著作亦即苏卜罕胡里医书和《蒙药正典》中也有这样的分类：与本文讨论的两封察合台文信中的情形相似，苏卜罕胡里医书中也提到白、红（应为紫红）两种檀香；[12] 而在《蒙药正典》中，檀香是被分作白、黄、红、紫四种的。[13] 察合台文文献和蒙古文文献中的这种分类差别似乎反映了中亚穆斯林

---

① 上揭书英文释义为：“T ‘to become verminous’”（同上）。

② 柳白乙拉主编：《蒙药正典》，第 79–81 页。

③ 巴哈提・依加汉：《有关哈萨克历史的中国史料(第 3 卷)：清朝档案文献》，第 123 页注 782。

④ 柳白乙拉主编：《蒙药正典》，第 82 页。

⑤ 巴哈提・依加汉：《有关哈萨克历史的中国史料(第 3 卷)：清朝档案文献》，第 123 页注 784。

⑥ 巴哈提・依加汉：《有关哈萨克历史的中国史料(第 3 卷)：清朝档案文献》，第 123 页注 785。

⑦ 柳白乙拉主编：《蒙药正典》，第 67–68 页。

⑧ 廖泽余、马俊民编：《维汉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47、916 页。

⑨ 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中册，第 116 页。

⑩ 巴哈提・依加汉：《有关哈萨克历史的中国史料(第 3 卷)：清朝档案文献》，第 123 页注 791；嘉庆十二（1807）年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求药信（见下）。

⑪ 巴哈提・依加汉：《有关哈萨克历史的中国史料(第 3 卷)：清朝档案文献》，第 123 页。

⑫ 关于所谓“白檀香”，见“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225 页索引“aq ṣandal”条，英文释义：“TA ‘white sandal–wood, *sandalum album*’”；而关于“紫檀香“，见该书第 303 页索引“qïzïl ṣandal”条，英文释义：“TA ‘red sandalwood, *Pterocarpus santalinus*’”。

⑬ 柳白乙拉主编：《蒙药正典》，第 117 页。

医学与蒙－藏医学认识上的不同。①

在谈到檀香的医药功效时,《蒙药正典》称其“清心、肺讧热”。② 而苏卜罕胡里医书里则记有关于红、紫两种檀香入药时的更具体的说明。在谈及有关黄疸病的治疗方法时，苏卜罕胡里写道：

اكر هذدوانه سوی و رازیانه سوی دین هر بیریدین اون درم آلیب شکر طبرزد اون درم اندا سالیب
آشاسا هر کوندا آق ضندل ایله کافورنی ضلایه قیلب منکلایکا سورتسا بسیار نافع ایرور

（转写）Agar hinduwāna suwï wa rāziyāna suwï-dïn har biridin on diram alïb šakar-i ṭabarzad on diram anda salïb ašasa har kündä aq ṣandal ilä kāfūrnï ṣalāya qïlïb maŋlayïga sürtsä bisyār nāfi‘ erür.

（译文）“西瓜汁和茴香汁各取 10 迪拉姆，加 10 迪拉姆砂糖于其中后食之，而后把白檀香和樟脑碾碎，每日敷于额头上的话，会非常有益。③

在谈及治疗与鼻子有关的疾病史时，苏卜罕胡里写道：

اكر كشی نینک مورنی شیشکان بولسه قزیل صندل نی سوُ بیله یخشی صلایه قلیب سوُینی برونغه
تموزدورسالاریخشی بولغای

（转写）agar kiši-niŋ burnï šïškan bolsa qïzïl ṣandal-nï suw bilä yaẖšï ṣalāya qïlïb suwï-nï burunġa tamuzdursalar yaẖšï bolġay.

（译文）鼻子囊肿时，将紫檀香仔细碾碎后和水滴入鼻子，会非常有益。④

8. قزیل زاندین (qïzïl zandin)：即“紫檀香”。见上第 7 项释语。苏卜罕胡里医书在谈及治疗肛门疾病时提到了“紫檀香”。⑤

9. زغفران (za‘farān): 现代维吾尔语做“زه پیراب”或“زه په ر”。⑥ 即“西红花”。该药名亦见于苏卜罕胡里医书中,⑦ 且用途广泛：有关强体壮阳的两种冲服剂 ⑧ 均有该药物的成分;⑨ 在治疗以下诸种其他疾病时也都会用到该药：眼睛发痒发红并流泪,⑩ 因血管翳而导致的眼睛疼痛,⑪ 口臭,⑫ 肛门肿胀,⑬ 疥疮 ⑭ 及疣 ⑮ 等。需注意的是：在下一文档中该词是取其蒙古语的形式转写写作“قاچی کورکوم”的。⑯

10. كوزكه آق توشكان (közgä aq tüškän): 字面意思为“眼内落下了白色”，即角膜白斑。苏卜罕胡里医书在述及黄连的药效功能时也提到了这一疾病名称。⑰ 此外，苏卜罕胡里医书中也有直接称其为كوزنونک اقی（köznüŋ aqï），并记载了这一病症的另一治疗方法：

---

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乾隆三十九年阿布赉汗所写托忒文求药信中和《蒙药正典》中所说的四种颜色似有不同，不知颜色概念上的这种差异是古已有之还是因翻译文本失真所致?

② 柳白乙拉主编:《蒙药正典》，第 116 页。

③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54r 页第 2–6 行，转写见该书第 103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88 页。

④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26v 页第 7–9 行，转写见该书第 72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50 页。

⑤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43r 页第 6–13 行，转写见该书第 89–90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70 页第 6 段。

⑥ 廖泽余、马俊民编:《维汉词典》第 595 页；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中册，第 441 页。

⑦ 见“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345 页索引 za‘farān 条，英文释义：“A ‘saffron, Crocus sativus’”。

⑧ 其中一种还具有治疗腿痛、风湿及任何形式的肌肉疼痛的功效。

⑨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13v 页第 6 行、第 11 行，有关两种药剂描述文字的转写见该书第 57–58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32–133 页。

⑩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20v 第 1–11 行，转写见该书第 66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42–143 页。

⑪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20v 页第 12 行至第 21r 页第 13 行，转写见第 66–67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43 页。

⑫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31r 页第 5–13 行，转写见该书第 78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57 页。

⑬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43r 页第 6–10 行，转写见该书第 89–90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70 页。

⑭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51v 页第 1–3 行，转写见该书第 101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85 页。

⑮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52v 页第 4–8 行，转写见该书第 102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86 页。

⑯ 见下封信“信中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第 2 项。

⑰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22r 页第 11–13 行，转写见该书第 68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45 页。

اکر کوزنونک اقی بولسه شکرطبرزد و کفک دریا و بورۀ ارمنی دین بارجه س تینک و بارجه نی
بر یردا یانچب ایلاب اسراسا و هر قجان کم کوزکا سالور بولور کوزنی ایسیخ سو بیله یُووب
برو کاکیم سینجد آشاغان تیلی قاتیق بولغای و بویورکای کیم کوزنی بیلاسه و اندین سونک
دارودین کوزکا سورتسه لار آقلیقنی کیتارکای

（转写）agar köznüŋ aqï bolsa šakar-i ṭabarzad wa kafk-i daryā wa būra-i armanī-din barča-sï teŋ wa barča-nï bir yärdä yančïb äyläb asrasa wa har qačan kim közgä salur bolur közni ïsïġ {suw bilä} yuwub biräwgä kim sinǰid ašaġan {bolsa kim} tili qatïq bolġay wa buyurgay kim közni yalasa wa andïn soŋ dārūdïn közgä salsa aqlïq-nï ketärgäy

（译文）出现角膜白斑时，取等量的砂糖、海泡石及硼砂，将三者合在一起捣碎、揉制后备好。每当要把它放入眼睛时，须先用热水洗涤眼睛，同时让别人吃枣，使其舌头变硬后，让他用舌头舔病眼，然后将该药放入眼中，如此，会使角膜白斑消除。①

11. كوزقزارغان (köz qïzarġan): 字面意思为“眼睛发红”，亦即红眼病。未指明所需药物的名称。

12. يتى تورلى تينزى (yeti türli tinzi): 意为“七种锭子药”。关于锭子药，见本文第 4 节“从三封求药信中的药名看欧亚大陆文化会通的现象”。

13. فيل نينك ترپسى (filniŋ terisi): 即“大象皮”。其药物功效未见记载。

14. بالاتوغاردا بكوكانكه دارو (bala tuġarda bäkügängä dārū): 意指“产前固胎药”。该词语前半部分“bala tuġarda”意为“(产妇)临产时”；而在突厥语中“bäkü”（现代哈萨克语作“бекі”）有“变得牢固，变得壮健”亦即“加固”等意。在现代哈萨克语中的“буынын беку”一词，既有“康复”，亦有“坚定起来”之意；而字面意义为“固腰”的“бел беку”一词指的则是妇女产后的恢复过程。这里未指明所需药物的名称。

15. قولغا نه ميرزبتكه (qolġa nä mīraz (< maraz ?) betkä): 可能指“手和脸上的各种疮”。该词组中的前面部分即قولغا（qolġa）和末尾部分即بتكه (betkä) 分别意为“在手上（往手上）”和“在脸上（往脸上）”，中间部分的词语即نه ميرز亦出现于下一封求药信中，但写法稍有不同。在那里，该词语写作ناميراز。在现代乌兹别克语中，有表示“脓疮”的“maraz (мараз)”一词，② 我们讨论的 ميرز或ميراز当与此有涉；而نه（nä）意为“无论……的，任何……的”。也就是说，نه ميرز或ناميراز意为“任何脓疮”，قولغا نه ميرزبتكه字面上意为“手上的任何脓疮，脸上”—— 此处的文本有点奇怪。按突厥语的一般规律，后一表示“脸上”(“betkä”)的词应被置于“maraz”（“脓疮”）之前，抑或在表示“脸上”（“betkä”）的词之后重复“maraz”，方可构成次序正常的、意为“手和脸上的任何脓疮”的词语。信中此处何以出现不合常理的写法，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对此处的释读我们只能存疑。

16. قولاق بتكان (qulaq bitkän): 即“耳聋”。这里未指明所需药物的名称。

17. بورون قورت يكان (burun qurt yegängä): 字面意思为“为虫所噬咬的鼻子”。关于“qurt”即

---

①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21v 页第 2–6 行，转写见第 67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44 页。此处汉译为本文作者所作，与英译本有异。英译本作：When there is a white opacity in the eyes: sugar candy, meerschaum, borax, equal amount of all. Prepare all of them by pounding and store them in a place. Whenever it is put into the eyes, wash the eyes with **cold water** – [note that] one who has eaten jujube, his tongue will become firm –, [ḪḤ 76v] give an order to **have the eyes bandaged** and after that put the medicine into the eyes. It will make the leucoma disappear。显然，英译者对该段文献中个别词语（见上转写及此处英译标黑处）的理解有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动词词根“yala–”（“舔”）被误读为“bayla”（“捆绑，缠”），致使此段英译的后半部分变得不可理解。

② 乌兹别克斯坦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语言与文学研究所编：《乌兹别克语详解词典》（乌兹别克文）第 1 卷，莫斯科，1981 年，第 446 页 (Ўзбекистон ССР ФАнлар академияси, А.С. Пушкин номидаги Тил ва адабиёт институти, *Ўзбек тилининг изоҳли лугати*, Москва, 1981, Том I, 446–б.)。

“虫子”见本节第 2 项释语。此处意为“酒糟鼻”。所需药物未得指明。

18. بورون قناب توقته مسه (burun qïnab toqtamasï): 即鼻腔流血之药。苏卜罕胡里医书中有这一病症的治疗方法：

اکر کشی نینک بورنیدین قان آقسا بادرونج و افور نی بورنیغه سالسا یخشی اولغای کافورنی

（转写）agar kišiniŋ burnïdïn qan aqsa, bādrūnǰ wa kāfūrnï burnïġa salsa, yaẖši olġay

（译文）：人流鼻血时，把罗勒和樟脑放入鼻中，就会好的。①

19. قۆق توتولغان (quvuq tutulġan): 词语前半部分即“quvuq”意为“膀胱”，后半部分即“tutulġan”来自表示“被握住”或“被遮住，被挡住”之意的“tutulmaq”（其哈萨克语形式为“тутылу”）。现代哈萨克语中有“нəсіп тутылу”（“尿闭”），而在我们要讨论的下一封求药信中则有سیدوکی توتولغان (sidügi tutulġan) , 这些都应是“尿闭症”的不同表示法。

三、嘉庆十二年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求药信

嘉庆十二年秋，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复遣其幼子萨尔拜苏勒坦、其弟多索里苏勒坦等人到伊犁，再次请求赴清廷朝觐。除了进呈嘉庆帝的 9 匹礼品马之外，抵达伊犁的萨尔拜苏勒坦还携来其父用察合台文书写的两封信件，其中一封是写给伊犁将军松筠的，另一封是呈递嘉庆帝的。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是后一封。②

瓦里苏勒坦的这两封信中有一共同内容，即对上次所派子弟和使臣（亦即上述嘉庆七年所派子弟、使臣）得以赴清廷朝觐并受到嘉庆帝赏赉一事表达了感激之情，并希望允准再次朝觐；除此之外，在写给松筠的信中，哈萨克汗又一次提出了赏予各种药物的请求。

松筠是于同年九月十日上奏此事的。在其奏折中，瓦里苏勒坦的两封信被节译为满文。③ 同时，松筠奏请皇上让来到伊犁的该等哈萨克人像五年前那样先在伊犁停留等候，然后于来年会同其他哈萨克首领所派使臣往赴热河朝觐。④ 但嘉庆帝考虑到后年是自己的五十大寿，便谕令军机处咨文松筠，让该等哈萨克人届时再到热河。在接到军机处的咨文后，松筠便晓谕萨尔拜苏勒坦等人在伊犁等候。⑤ 此后，松筠又写了一封信给瓦里苏勒坦，让随萨尔拜苏勒坦等人到伊犁的哈萨克侍卫之一把该信送到了哈萨克地方，并把需要等候一年多的哈萨克使臣交付伊犁地方的回子阿奇木伯克，嘱咐其好生照顾。⑥

在萨尔拜苏勒坦等人等候期间，又有几位哈萨克中玉兹首领派遣其子弟到伊犁请求朝觐。嘉庆十四年四月间，松筠将代表各自首领的 17 名哈萨克子弟及其副使 49 名、跟役 29 名遣往热河，其行路乃是自伊犁启程，途经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察哈尔多伦诺尔，于八月初旬抵达热河。⑦ 半年后，亦即嘉庆十四年十月间，朝觐完毕、得到皇帝恩赏后踏上回程的萨尔拜苏勒坦等

---

①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26r 页第 11–12 行，转写见该书第 72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50 页。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3726–043。其满文译文见下引《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221 册中所收松筠奏折。

③ 内容上有所节略的主要是第二封亦即写给松筠之信的满译本，在那里求赏药物的内容被省略了。

④ 《伊犁将军松筠奏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遣子恳请瞻仰天颜折（附奏书呈文节略 3 件）》，嘉庆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21 册，第 255–259 页。

⑤ 《伊犁将军松筠奏晓谕哈萨克萨尔拜苏勒坦来年赴热河朝觐共庆皇上五十大寿折》，嘉庆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21 册，第 372–377 页。注意《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一书编者把满文“jai jidere aniya”（“后年”）误译成了“来年”。

⑥ 《伊犁将军松筠奏哈萨克台吉萨尔拜苏勒坦于伊犁等候入觐安分居住情形折》，嘉庆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22 册，第 316–317 页。

⑦ 《伊犁将军松筠奏护送哈萨克汗王公子弟自伊犁起赴热河朝觐折（附名单清单节略 3 件）》，嘉庆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24 册，第 191–199 页。

人又经过了科布多等地。[①] 此后，未见此等返程哈萨克人从科布多去伊犁的记载；看来，他们没有绕道伊犁，而是经由科布多直接返回了游牧。从档案史料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瓦里苏勒坦求药一事的后续记载。[②] 可以想见，由于萨尔拜苏勒坦等人回程时没有到伊犁，而且此时伊犁将军也已易人（松筠离任，由晋昌接任），瓦里苏勒坦的求药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与其上封信一样，嘉庆十二年瓦里苏勒坦所写的这一封察合台文求药信也为我们保留了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以下是我们对该信的转写、翻译以及就相关词语所作的注释。

罗马字转写

1.Siz, uluġ ezzatlu vä ẖ (sic. < ḥ) urmatlu, Qïrġïz Qazaqni, Ilä boyïnï, tamāmī čet yurtlarnï biläb turġan

2.uluġ jaŋjunġa.

3.Bïz, Qazaqnïŋ ẖanï Vali sulṭāndïn.

4.Siz, ezzatlu jaŋjun, uluġ ā (sic. < a)ʿẓam šāhān šāhi moʿẓzam Ejän boġdah ẖannïŋ

5.isänligin bïldurur üčün ibärgän uġlu Bekäli sulṭān bilä Toqṭa sulṭānnï

6.Ejän ẖanġa yaẖši yosun ugrātub, Ejän ẖannïŋ ẖayranïna tigüzgänüŋizgä

7.rīżā (sic. < riżā) bolub, mörgüdüm, vä yänä uluġ ā (sic. < a)ʿ ẓam šāhān šāhi mūẓẓam (sic. < moʿẓẓam) Ejän

8.Boġdah ẖannïŋ isänligin bilib, fā−eh taẖtïnä yüz surub, āltun jammālïn körür üčün

9.ibärdim Sarïbay sulṭānnï. Sïz, ezzatlu jaŋjuŋdān mörgüb suraymïz ki

10.toqtatmay yibärgäysïz. Dārūlar bayanï. Awwal: ārura, qačï gürgüm, zatï, yaẖšï sarï

11.aġač, qara kükä, aq kükä, aq ẓandin, qïzïl ẓandin, yaẖšï sunbūl, köz aġrïġïnïŋ dārūsï

12.terläb teri toqtamaġannïŋ dārūsï, yötäl dārūsï, qolġa nä mīraz (< maraz ?), qarnï iššigän, ʿičdägï (sic. < ičdägi)

13. qatu, ičdan qan ötkänniŋ dārūsï, sïdugi tutulġannïŋ dārūsï, qan qo[yï]qġannïŋ

14. dārūsï, aq tinzi, qïzïl tinzi, qara tinzi, aq goya, qara goya, baš aġrïġïdïŋ goyasï, kiyük čufar

15.qošmaġan qunduz qāhir. Ušubu dārūlarnï uluġ jaŋjun ẖayranlaŋïz. Vali ẖan

16.mohrïmnï basḍïm. Abatjan, Bolaṭ, Satay, ʿAqïlbek, Bökeburuq, Ḫudayšükür.

(印文 : Abūlay ẖan bin bahadur Vali sulṭān)

译文

致伟大的、崇高的、尊敬的、统管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以及所有伊犁沿岸外藩人众的大将军。

发此信者乃是我——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

您，尊贵的将军，曾为我所遣去向伟大的王中之王额真博格达汗请安的吾子伯格里苏勒坦并托克塔苏勒坦教授觐见额真汗之好礼数，使其得以领受额真汗之恩赉。我为之感戴而叩头矣。为再次向伟大的王中之王额真博格达汗请安、面抵其香味宝座并觐见其典雅之仪，特遣去萨尔拜苏勒坦。

我在此叩求于尊贵之将军者：祈请不断捎来药物。

[以下为所求] 药物的说明。先请 [赏予]：诃子；红花；肉豆蔻；银柳；三棱；荆三棱；檀香；紫檀；好的甘松；治疗眼疾之药；治疗盗汗不止之症所需药物；治咳药；治疗手上生疮、腹部肿胀、便秘、便血诸症所需药物；治疗小便不畅之药；治疗血液变稠之药；白锭子药；红锭子药；黑

① 《科布多参赞大臣策巴克奏报赴热河入觐之哈萨克台吉多索里苏勒坦等返回游牧途径科布多片》，[嘉庆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25 册，第 188–189 页。

② 在赏赐哈萨克使臣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物品单中，并无任何有关药物的内容。见《伊犁将军松筠奏护送哈萨克汗王公子弟自伊犁起赴热河朝觐折（附名单清单节略 3 件）》，嘉庆十四年四月三十日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24 册，第 191–199 页。

锭子药；白膏药；黑膏药；治头痛的膏药；麝香；纯净海狸香。

敬请大将军赏赐上述药物。

[信上] 盖上了 [我] 瓦里汗的印章。

[同去之使臣及跟役：] 阿巴特占，博拉特，萨台，阿克勒别克，伯开布鲁克，胡大许库尔

（瓦里苏勒坦印）

信中所及药物及疾病名

该信中有 26 个词语涉及药物和疾病：

1. آرارا（ārārā）：此处“ārārā”即“ārūrā”药名的异写。见上封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第 3 项。

2. قاچی کورکوم（qačï gürgüm）：来自蒙古文“kače gürgüm”，即“西红花”。 见上封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第 9 项及相关注文。

3. زاتی（zatï）：即“肉豆蔻”，见上封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第 5 项。

4. ساری اغاچ（sarï aġač）：此处“sarï”为突厥语“黄色”之意，“aġač”泛指“树木”。在苏卜罕胡里医书中有 sarïġ tal，指“银柳”（突厥语字面意思为“黄柳”）[①]，应即此。银柳枝可用于牙齿增白，与此相关，苏卜罕胡里书里写道：

محمد زکریا ایتور مساک زیتون یغاجی دین یا شفتالو یا ساریغ تال دین بوتاغی بارچه دین یخشی راق ایرور تش آقرتماک کا

（转写）Muḥammad Ẕakariyyā aytur miswāk zaytūn yïġačï-dïn yā šaftālū yā sarïġ tal-dïn butaġï barča-dïn yaẖšï-raq erür tïš aqartmak-ka

（译文）据木哈马 . 扎卡利亚说，牙刷树（the tooth bru tree）在增白牙齿方面要优于橄榄树、桃树及银柳。其枝条要好于其他树木的枝条。[②]

5. قرا کوکی (qara kügä): 即“荆三棱”，见上封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第 6 项。

6. آق کوکی（aq kügä）：所指不明。

7. آق ظاندین (aq ẓadin): 即“檀香”，见上封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第 7 项。

8. قزیل ظادین（qïzïl ẓandin）：即“紫檀香”，见上封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第 8 项。

9. سنبول（sunbūl）：来自波斯语“سنبل”（sonbol），即“甘松”。 在苏卜罕胡里医书中有 sunbul[③] 及 sunbul–i hindī[④]。苏卜罕胡里在其叙述历史上著名药剂的一章中所提到的一方药剂中即有此药物成分。[⑤] 在另一处谈及具体病症即皮肤疣的治疗药剂时，也说到其中所含的该药成分。[⑥]

在维吾尔传统医药术语中有两种药物名与此有关：1.“سۇنبۇل چىنى”（“sunbul čini”），指“甘松”；2.“سۇنبۇل ھىندى”（“sunbul hindi”），指“毛甘松”。[⑦]

10. کوز اغریغی (köz aġrïġï): 即“眼疾”。信中没有明指相关的药物。

11. تیرلەب تری توقتاماغان（terläb teri toqtamaġan）：即“盗汗不止”。信中没有明指相关治疗药物。

12. یوتال（yötäl）：即“咳嗽”。信中没有明指相关治疗药物。

13. قولغە نامیراز（qolġa nä mīraz (< maraz ?)）：疑指“手上的各种疮”。见上封信“所提及药

①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313 页索引 sarïġ tal 条，英译者释义：“T ‘white willow, *Salix alba*’”。

②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28r 页第 10–12 行，转写见该书第 74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52 页。

③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317 页索引 sunbul 条，英译者释义：“P ‘Indian spikenard, Valeriana jatamansi’”。

④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 317 页索引 sunbul–i hindī 条，英译者释义同上。

⑤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17r 页第 10 行，转写见该书第 62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38 页。

⑥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52v 页第 5 行，转写见该书第 102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86 页。

⑦ 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下册，第 8 页，第 22 页。

物及疾病名”第 15 项。

14. قارنى يششى كان（qarnï iššigän）：即“腹部肿胀”。信中没有明指相关的药物。

15. ئچداكى قاتو（ʿičdägï（sic. < ičdägi）qatu）：即“便秘”。信中没有明指相关治疗药物。

16. ايچدان قان اوتكان（ičdän qan ötkän）：即“便血”。

17. سيدوكى توتولغان（sïdugi（sic. < sïduġï）tutulġan）：即“尿闭”。此当与上封信中所见قۋق توتولغان (quvuq tutulġan，见上封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第 19 项) 为同一病症的不同表示法。苏卜罕胡里在其医书中亦提及这一疾病，并在该书原文第 37v 页第 13 行至 38r 页第 3 行有如下关于其治疗方法的记载：

سيدوک توتولغن نينک علاجی دا اکر چهار يک قرا تُرب نی حلقه حلقه کسيب چهار يک اسکی سرکاکا
ساليب بر کجه کوندوز قويوب اندين سونک اوچ کون نهاردا چهاريک اسيغ ايتماک بيله اشاسهلار سيدوک توت
ولغان　بر طرف بولغای و يولی آچلغای

（转写）sidük tutulġannïŋ ʿilājïda agar čahār-yak qara turbnï ḥalka ḥalka käsib čahār-yak eski sirkāga salïb bir kečǎ kündüz qoyub andïn soŋ üč kün nahārda čahār-yak ïsïġ etmäk bilä ašasa-lar sidük tutulġan bar-ṭaraf bolġay wa yolï ačïlġay.

（译文）把一节黑萝卜切成片后放入一些成醋中泡一天一夜，然后在白天把它同温热面包一起食用，并吃三天的话，即可打开尿路，治愈尿闭症。①

18. قان قوقغان（qan qo[yï]qġan）：即“血液变稠”。 信中没有明指相关治疗药物。

19. اق تنزى（aq tinzi）：即“白锭子”。关于诸种“锭子药”，见本文第 4 节“从三封求药信中的药名看欧亚大陆文化会通的现象”。

20. قزيل تنزى（qïzïl tinzi）：即“红锭子”。

21. قرا تنزى（qara tinzi）：即“黑锭子”。

22. آق كويا（aq goya）：即“白膏药”。关于“كويا”，见上面第一封信（乾隆二十八年浩罕伯克额尔得尼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第 5 项。

23. قرا كويا（qara goya）：即“黑膏药”。

24. باش آغرغديнك كوياسى（baš aġrïġïdïŋ goyasï）：即“治头痛的膏药”。

25. كيوك چفار（kiyük čufar）：即“麝香”（拉丁语学名为 Moschus)。在蒙藏医学中，麝香被认为是性极凉之物，可用之于解毒、杀虫、治疗肝病、肾病及“黏病”，尤其对眼疾、血管病、龙邪及瘟疫有特效。②

26. قوشماغان قوندوز قئر（qošmaġan qunduz qähir）：此处قوندوز قئر 当即维吾尔传统医疗知识中的“قۇندۇز قه هرى”，即“海狸香”（拉丁语学名为 Castoreum）③。信中词组字面意思为“没有增加（他物）的海狸香”，即“纯净海狸香”。在维吾尔传统医学中，此物被认为具有兴奋剂、镇静剂、镇痉剂及催经剂的药物功效，被用来增强脑、心、性及筋腱等方面的功能。④

四、从三封求药信中的药名看欧亚大陆文化会通的现象

首先需指出，清代档案中保存下来的这些书信所蕴含的信息直接反映了当时浩罕和哈萨克统治者所掌握的医疗知识水平，因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①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所附察合台原文第 37v 页第 13 行至第 38r 页第 3 行，转写见该书第 84 页，英译文见该书第 164 页，并见该页第 232 注。

② 柳白乙拉主编：《蒙药正典》，第 74–75 页。

③ 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中册，第 463 页（该书把汉文“海狸香”讹写成“海狸象”）。

④ 阿不力克木等编：《维吾尔医生药学》中册，第 463 页。

自20世纪中叶开始，学界在有关伊斯兰文化传入后中亚及新疆地区医疗史的文献整理工作方面做出了持久的努力。随着历史文献收集、刊布、翻译及研究工作的加强，人们对于突厥语族医学知识（包括以察合台文文献形式保存下来的医学知识）的认知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比如，有关布哈拉汗国统治者苏卜罕胡里汗所写医书（即本文词语考释部分所参考的主要历史文献之一）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就是这一发展的最好例子。早在1867年，突厥学家万伯里就在其著作中收入了这一文献的一个版本并对其做了德文翻译。① 但万伯里所做的只是节译，亦未做比勘、校订的工作。对这一文献的进一步研究出现于近一个半世纪之后的2014年，卡若里（L. Karoly）在详细校勘和注解的基础上出版了该文献较完整的英译本。②

不过，这种认识上的加深更多与中亚南部定居突厥语族民众有涉。这些流传于中亚穆斯林定居区的医疗知识与突厥语族游牧群体医学观念之间的历史联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但与中亚游牧地区医疗史相关的文献是有限的。这也常常促使有关研究者的眼光更多地投向人类学、民族志的领域。研究者曾指出："对生活于内亚特定区域的（尤其是西伯利亚的）突厥游牧人医疗制度的描述只能部分地（或完全）依据西方学者及旅行家的记录和日记，抑或依据这些族群中保留下来的传统而进行。"③ 也就是说，相关文献史料的缺乏限制了人们对于历史上中亚突厥语族游牧群体医疗观念及其发展的认识。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反映这些群体历史状况的新史料都是有意义的。而本文所讨论的几封求药信都与具有游牧文化背景的中亚统治者有关，④ 因此，它们是研究中亚突厥语族游牧群体医疗知识之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那么，这三封察合台文求药信及其相关文献反映的历史情况如何呢?

这样一个史实首先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与上述乾隆二十八年浩罕伯克额尔得尼求药信有关，满文档案中出现了"回地药物"（满语作"hūise baingge okto"）、"回子之地所出药物"（满语作"hūise baci tucire okto"）之类的词语。这些词语表明，清朝官员收到察合台文求药信时即已认识到，这些信中包含了回疆地区医疗知识的内容。这一内容的存在反映了突厥语族游牧民与中亚南部定居地区穆斯林的文化联系。

而这一事实也证实了此前学者们有关中亚医学手稿曾流传于哈萨克等突厥语族游牧人中的推测。在此，需述及美国学者德温·德维西 (Devin DeWeese) 关于某些具体的医学文献在中亚各地传播的研究，⑤ 尤其是他关于苏勒坦·阿里（Sulṭān ‘Alī）的著述活动及其著作流传史的研究结论。据德温·德维西所引相关史料记载，苏勒坦·阿里于回历993年亦即公元1526年在撒马尔罕写成了《医疗药方》（*Dastūr al-‘ilāj*）一书。后来，该书及其稍晚写成的增补篇在中亚得到了广泛且持久的传播，并被译为察合台文；⑥ 德温·德维西的研究表明，在后来抄写成的《医疗药

① H. Vámbéry, *Ćagataische Sprachstudien. Enthaltend grammatikalischen Umriss, Chrestomatie und Wörterbuch der ćagataischen Sprache*, Brockhaus，1867（苏卜罕胡里《医书》内容见该书第164–172页）。

② L. Karoly, *A Turkic Medical Treatise from Islamic Central Asia: A Critical Edition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Chagatay Work by Subḥān Qulï Khan*, Brill, 2014.

③ "苏卜罕胡里医书英译本"第2页。

④ 后两封信的作者亦即哈萨克瓦里汗的游牧者身份自不待说，而出身月即别明格部落的浩罕统治者实际上也具有其游牧民背景，在文化面貌上与费尔干那的土著农民及和卓、苏非显有区别。或许，这也是额尔得尼伯克自己手中缺乏"回地药物"的缘由之一吧。

⑤ Devin DeWeese, "Muslim medical culture in modern Central Asia: a brief note on manuscript sourc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2, No. 1 (2013), pp. 3–18.

⑥ Devin DeWeese, "Muslim medical culture in modern Central Asia: a brief note on manuscript sourc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pp.5,12 note 8, 9.

方》一书的各种版本中，有一种波斯文本[①]是回历1140年赖哲卜月（Rajab）亦即公元1728年2月完成于楚河盆地的，德温·德维西认为，下令抄写该书的忽歹班达·巴哈杜尔·哈齐乃是哈萨克统治阶层亦即成吉思汗后裔中的一员。[②]这也就是说，苏勒坦·阿里的《医疗药方》曾与我们所讨论的几封察合台文求药信的书写地亦即浩罕和哈萨克之地都有关系。

从我们在上面讨论到的三封求药信所留存的史实中可以看到，彼时的哈萨克人具备了一定的经验主义医疗知识，其中不乏源自中亚穆斯林定居区的内容。根据我们上文中的对比可知，由哈萨克发往清廷的两封察合台文信中所提及的不少药物名称在纯属中亚南部定居穆斯林文化内容的苏布罕胡里医学手稿中也可以看到（比如，嘉庆七年哈萨克瓦里苏勒坦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6、9、15诸项，以及嘉庆十二年哈萨克瓦里苏勒坦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第5、第9、第13、第18、第26诸项）。

这些医疗知识在哈萨克人中的流传当与从中亚南部来到哈萨克草原的伊斯兰教宗教人士的活动有密切的关联；伴随着苏非阿訇们的传教活动，来自河中地区或清属回疆地区的伊斯兰医疗知识自然亦得以在哈萨克草原流传。作为突厥语族穆斯林，哈萨克汗国统治阶层常常会延请来自中亚南部穆斯林地区的宗教学者为其服务，让这些人充当经师、书记员及私塾教师。从18世纪欧洲人的旅行记中我们即可窥见这样的情形。[③]而近年来发布的清代档案文献材料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内容，如下二则史实即为其例：（1）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伊犁将军伊勒图收到哈萨克“王”阿布勒必斯用察合台文写来的一封信，信中阿布勒必斯请求伊勒图为其遣出的某人提供经由伊犁赴喀什噶尔的旅行便利，并说到：“此人乃是我们的毛拉，多年以来教授着吾子卓勒齐苏勒坦和博普苏勒坦以回教之道。他是喀什噶尔人，来自上阿图什”；[④]（2）据署伊犁将军保宁写于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六日的一份奏折，当时赴伊犁贸易的哈萨克首领告诉保宁：“我这次带来的人当中有三名安集延回子……他们是八年前来我处的，当时我们让这些人留住了下来，让他们教我们的子弟读经文。”[⑤]我们有理由推测：为了笼络信众，由中亚南部定居穆斯林地区到哈萨克人中传播教义的苏非信徒们往往会兼备治病救人的本领；即便缺乏这种本领，他们也会具备一些基础的医疗知识。自然，在这些“回子毛拉”督导下接受过经文教育的哈萨克统治阶层子弟中，亦当不乏能够阅读有关医学文献者。

---

① 有关该抄本的介绍，见：乌兹别克斯坦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比鲁尼东方学研究所编（主编：A. 乌伦巴耶夫、Л.M. 叶皮凡诺娃）：《乌兹别克斯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东方手稿汇集》第9卷，第6449号手稿，塔什干：科学出版社，1971年，第295–296页（*Собрание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УзССР*. Под ред. и при участии А. Урунбаева и Л. М. Епифановой, Таш.,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ан»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1971, Том IX. С. 295–6, No. 6449. ）。

② Devin DeWeese, “Muslim medical culture in modern Central Asia: a brief note on manuscript sourc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p.12, note 13.

③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8世纪英国旅行家、画家约翰·卡素（John Castle）于1735年6月至8月在哈萨克小玉兹旅行期间画成的一组民俗及人像插画及撰写的相关旅行记载。其所画插画中的一幅表现的是哈萨克小玉兹汗阿布尔海尔汗之子叶拉里（Erali）少年时的情形；在画中，叶拉里身前有执刀前行的武士，身后有着长袍、缠头且怀抱书籍的穆斯林。根据约翰·卡素在其旅行记中的讲述，叶拉里身后的人物乃是一“布哈拉毛拉”（有关该插画，参见巴哈提·依加汉：《天马双翼（2）：察合台文在哈萨克与清朝交往过程中的媒介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二辑，第5页“插图1”及第4页注2）。毫无疑问，这里的“布哈拉毛拉”乃是哈萨克小玉兹汗廷的伊斯兰教经师及贵族子弟的私塾先生。

④《军机处满文录副档奏折》，档案号：2852–022。察合台文原文作“köb yïllardin berï bizniŋ ḥiżmatmizdä bolub Jočï sulṭān Bofu sulṭān uġullarimizġa Musulmānliqni ürkete (sic. <Kaz. üyrete) turġan mollāmïz irdï, özï Qašqarliq Ar–Artuš digän yerdin ikän ”。

⑤《署伊犁将军永保奏哈萨克多索里苏勒坦请以皮张等物易换绸缎及请准随来之安集延人经阿克苏回原籍折》，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六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89册，第180—184页。本处所引文字见该书第180–181页，满文原文作“ere mudan mini gaifi gajiha urse dorgi. ilan anjiyan hūise bi … ce jakūn aniya onggolo meni nukte de isinafi. be cembe bibufi. meni ahūn deo. juse de nomun tacibume tehe”。

除了上述反映中亚定居穆斯林社会与突厥语族游牧民之间文化联系的内容外，我们从两封哈萨克汗的求药信中也可以观察到彼时哈萨克人中所具有的蒙古医疗知识的痕迹。两封信中既有直接源自蒙－藏语的药物名称（比如，嘉庆七年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第3、4、5诸项，以及嘉庆十二年瓦里苏勒坦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第1、3、25诸项），也有源自伊斯兰医学但已“蒙古化”了的药物名称（比如，两封信中的第7及第8两项），还有在两封信中使用同一药物伊斯兰式和蒙藏式两种不同称谓的情形（比如，在嘉庆七年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第9项使用的是伊斯兰式药名，而在嘉庆十二年瓦里苏勒坦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第2项则是该药物的蒙古语名称）。

18至19世纪哈萨克人受到蒙－藏医学影响的事实应该与准噶尔汗国灭亡前后的部族分合形势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准噶尔汗国的内讧以及随之而来的汗国覆亡，18世纪中叶有大批准噶尔人进入哈萨克社会中。从清代满文档案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有不少原准噶尔统治阶层的人物在后来甚至以哈萨克各统治集团代表的身份介入哈萨克与清朝及哈萨克与俄罗斯的双边事务当中。而且，哈萨克与清朝交流的主要媒介语言（包括文书语言）之一便是托忒蒙古文。[①]这本身就是哈萨克社会在这一时期曾受到较多蒙古影响的证据。也就是说，18世纪后半叶大规模地进入哈萨克社会中的准噶尔人，尤其是其中的藏传佛教僧侣和断文识字的原准噶尔汗国统治阶层人物给哈萨克社会带来了不同于中亚突厥语族穆斯林文化而基于藏传佛教传统的新文化内容，而这一内容中也包含了蒙－藏医疗知识。[②]在这一背景下，清朝与蒙古的文化相似性自然是吸引哈萨克人注意的一个内容，而这也应是哈萨克统治者不断请求清廷赏赐药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萨克人不仅求药于清廷，还曾希望清朝能派遣医师常驻哈萨克之地。下一则史事便是其具体证明。

在清伊犁将军伊勒图具奏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份关于出使哈萨克“王”阿布勒必斯返回之清吏德禄所做报告的满文奏片中写道：

> 德禄又称：“适才，德禄吾去阿布勒必斯游牧时，阿布勒必斯至吾下榻之处。闲谈之间，阿布勒必斯告诉我：近一两年间吾等哈萨克中病灾甚多，故吾有意请求爱［隆阿］将军代为具奏，为吾派遣一名医师。德禄我答复阿布勒必斯曰：吾之内地所有医师皆为汉人。即便将军如汝所请遣来一名医师，该医师亦当不懂汝等之言语，如何看病？阿布勒必斯又曰：大额真之臣民甚多矣！其回子、厄鲁特臣民中若有会看病之人，可赏予吾等；使其一年一轮换，驻于吾之游牧看病，则对吾全体哈萨克多有裨益矣。在下德禄对阿布勒必斯曰：吾住于伊犁已近二十年矣，在回子、厄鲁特人中非但未见过甚至未曾听闻有专责看病之医师。所谓医师者，只因其会把脉，知晓如何使用诸种药物，所以才能看病；而回子、厄鲁特既不懂把脉，亦全然不识药物，如何治病？王若迎请此等人至己处，反于己无益。听闻此言后，阿布勒必斯未再多语。”德禄所说如此。[③]

德禄以“吾之内地唯有汉人医师，回子及厄鲁特全然不懂医术”为由回绝阿布勒必斯请派回子或厄鲁特医师至其游牧地的行为或出于该清吏的偏见，抑或只是因为他的孤陋寡闻。无论

---

① 巴哈提·依加汉：《天马双翼（一）：托忒文在哈萨克与清朝交往过程中的媒介作用》，第51–69页。

② 其实，来自厄鲁特亦即原准噶尔汗国蒙古语部众的医疗知识不仅进入哈萨克人的生活中，其影响甚至波及了清属回疆地区。贝柳即在19世纪注意到蒙古人医学知识影响到新疆南部地区的事实（相关内容请见：1. 第87页注⑤所引文献；2. Meserve, Ruth I., “Henry Walter Bellew’s Med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Kalmyks in Kashghar,” *Mongolian Studies*, Vol. 20 (1997), pp. 65–84.

③《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哈萨克王阿布勒必斯请派回子厄鲁特医师驻其游牧被婉拒片》，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54册，第80–81页。

如何，居于清属伊犁之地的厄鲁特人有自己的独特医术，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地区厄鲁特人中有相当数量的托忒文手稿流传后世，其中就含有专门的医学著作。① 而从包括本文讨论的两封信在内的察合台文、托忒文文书中留存的信息来看，哈萨克人在当时还是很看重蒙古医药和医术的。

三封信中还反映了一个特别的内容，那便是清宫所掌握的中医药知识对于中亚游牧社会统治者的影响。这一影响的具体体现是，在我们讨论的三封信中都出现了汉语药名，如膏药（比如，乾隆二十八年浩罕伯克额尔得尼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第 5 项，以及嘉庆十二年哈萨克瓦里苏勒坦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 22、23、24 诸项），锭子药（比如，乾隆二十八年浩罕伯克额尔得尼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第 1、2、3、4 诸项，嘉庆七年哈萨克瓦里苏勒坦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第 12 诸项，以及嘉庆十二年哈萨克瓦里苏勒坦求药信“所提及药物及疾病名”中的 19、20、21 诸项）。

在中亚统治者的察合台文求药信中出现清朝宫廷中医药名是一个颇具时代特征的现象，它无疑是清朝和中亚突厥语族文化联系加深的表现。而其中的锭子药原本就是清廷用来宣扬“皇恩浩荡”、带有皇权政治符号的物品之一。所谓“锭子药”，是在清宫制作，以防暑避疫为主治功能的，以锭剂形状制成的多种药品的统称。锭子药在有清一代之所以为人看重，是因为它常常见之于皇帝每年端午节前照例赏赐臣工、将士的物品清单中。据研究，锭子药曾与清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也有关系。雍正、乾隆时期，锭子药、平安丸、人马平安散等始终是赏赐西北两路军的常备药，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锭子药。这些药品不仅为保障清朝将士身体健康提供了可能，也为稳定军心、鼓舞士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②

除了先行研究中所谈到上述情形外，锭子药看来也被用作他用。这一事实便是其明证之一。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包括哈萨克小玉兹努喇里汗家族、中玉兹阿布勒必斯苏勒坦家族及萨呢雅斯苏勒坦家族在内的三支哈萨克统治集团遣使献马，并赴清廷觐见乾隆帝；与此相关，乾隆帝用察合台文向哈萨克中玉兹王阿布勒必斯及小玉兹努喇里汗各颁赐了一份谕旨。③ 两份谕旨所列赏单中都提到了锭子药。在谕旨察哈台文本中，该药名写作“دينكزيا دارو”（dīŋzyā dārū）。无疑，两份谕旨察合台文本中的“دينكزيا”（dīŋzyā）与我们上面讨论过的浩罕伯克额尔得尼求药信中出现的“تنزويا”（ tinzū yā）所指均为一物，它们均是汉语“锭子药”的音译。原本是皇帝笼络臣工及边疆将士恩赏之物的锭子药，显然在后来也被用之于清朝与外藩的交往中，成为清朝皇帝笼络外族统治者的赐品之一。而中亚的统治者也的确喜欢上了这一稀奇而又实用的药物。除了上面讨论到的三封求药信之外，乾隆三十九年初送抵清属塔尔巴哈台的一封以哈萨克汗阿布赉名义写成的托忒文求药信中也出现了“denzi-yee”，此亦即“锭子药”之译音无疑。④

需要指出的是，与我们讨论的三封察合台文求药信出现的“锭子药”相关，仍有一个需要进一步廓清的史实。从有关锭子药的专门研究中我们得知：清宫制作的锭子药一般分为紫金锭、蟾酥锭、离宫锭、盐水锭、噙化锭及万应锭等六种。⑤ 但我们所讨论的三封察合台文求药信中的相关概念（用白、红、绿、黑颜色加以区分锭子药的概念以及锭子药种类数量的概念）与清代汉文史料中记载的有所不同。目前的文献史料还不足以用来说明这种认识上的差别何以产生。

---

① 以下是涉及托忒文医学手稿的研究著作和文献汇编中的几种：德尔其力卓玛：《托忒文医学文献 < 甘露精义后续脉诊部〉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温都日娜：《托忒文医学文献 < 诀窍论补 · 斩除非命死绳利剑〉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四部医典后续》，叶尔达主编：《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托忒文文献荟萃》第 1 辑第 3 卷（蒙古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② 关雪玲：《关于清宫锭子药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6 期。

③ 其察合台文底稿见《军机处满文录副档案》，档案号：127-0234、127-02401。对这两件档案文献我拟另文讨论。

④ 有关研究见巴哈提 · 依加汉：《有关哈萨克历史的中国史料（第 3 卷）：清朝档案文献》，第 124 页注 795。

⑤ 关雪玲：《关于清宫锭子药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6 期。

希望新史料（尤其是涉及清宫医疗制度的满文档案史料）的出现能为我们提供进一步求证、解惑的可能性。

综合三封求药信中留存的医学知识信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18 世纪下半叶至 19 世纪初欧亚大陆中部的政治变迁及民族分合，为诸如哈萨克及浩罕等中亚突厥语族民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使得其文化面貌中出现了各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会通的时代特征；这些文化因素包括欧亚草原突厥游牧社会的固有传统、基于伊斯兰的中亚穆斯林传统，基于藏传佛教的蒙—藏传统以及中原汉地的文化传统。当然，这一会通的情形并未能在 19 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持续深入。比如，在厄鲁特人逐渐脱离与哈萨克社会的密切接触后，哈萨克人观念中刚刚获得的那些源自蒙 – 藏医学的专门知识自然地渐渐淡去；而俄国的征服和随之而来的哈萨克草原各部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也致使清朝与大部分哈萨克人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官方”联系被迫中断，从而也使得那些经由清廷赏赉制度而为哈萨克统治阶层各色人等所接触到的清宫中医知识失去了继续在哈萨克社会生根、成长的土壤。

References

DeWeese, Devin. “Muslim Medical Culture in Modern Central Asia: a Brief Note on Manuscript Sourc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2, No. 1 (2013).

Eckmann, J. *Chagatay Manual*. Indiana University, 1966.

Forsyth, Sir Thomas Douglas.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under Command of Sir T.D. Forsyth, K.C.S.I., C.B., Bengal Civil Service, Wit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ossessions of the Ameer of Yarkund*. NII “Digital Silk Road” / Toyo Bunko. doi:10.20676/00000196. Calcutta: Printed at the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1875.

Karoly, L. *A Turkic Medical Treatise from Islamic Central Asia: A Critical Edition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Chagatay Work by Subḥān Qulï Khan*. Brill, 2014.

Meserve, Ruth I., “Henry Walter Bellew’s Med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Kalmyks in Kashghar.” *Mongolian Studies* Vol. 20 (1997).

Vámbéry, H., *Ćagataische Sprachstudien. Enthaltend grammatikalischen Umriss, Chrestomatie und Wörterbuch der ćagataischen Sprache*. Leipzig: Brockhaus, 1867.

Cultural Convergence as Reflected in Three Letters Requesting Medicine Written in Chagatay Language and Addressed to Qing Court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Bakhyt Ezhenkhan-uli（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akhyt2017@163.com）

Abstract: This paper scrutinizes three letters in Chagatay language, which are kept i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The letters were sent by Erdena the Khokand beg and Vali-sultan the Kazakh khan respectively, to request medicine from the Qing court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Apart from offer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letters, the author sheds new light on the study of the medical history of Central Asian nomadic societies by giving detailed notes on the medicines and medical concepts in the letters.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e multi-layers of the medical knowledge in the letters reflects a cultural convergence in the life of Kazakhs and Khokand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eigh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beginning of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 Kazakh, Khokand, Qing Dynasty, Chagatay language, letters, medical knowledges cultural convergence